

中华政治
家百杰传
ZHENGZHIIJIABAIJIEZHUAN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姬平 商鞅 孟尝君

姚家余 主编

姬平伐齐大胜而归，报了当年**齐破燕**之国仇。

商君七尺之律，执法如此公，又何患**天下不安**。

孟尝君身处乱世，门第显赫，而能全身全命，**其秘何在**？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第四卷

姬 平
商 鞅
孟 尝 君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4/姚家余主编.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6.3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ISBN 7-5634-2193-9

I. 中… II. 姚… III. 政治家—列传—中国 III. K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664 号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姚家余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徐水精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85 字数:43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4-2193-9/K·152

定价:1180.00 元(1-25 册)

目 录

姬 平	1
-----------	---

他是招贤纳士的典范，师事郭隗，使贤士争归于燕国，又得乐毅为上将军，伐齐大胜而归，报了当年齐破燕之国仇。

商 鞅	123
-----------	-----

严刑苛法，商鞅为最，而秦以此强。生不能善终，死不能全尸，惨烈如此，改革之罪耶，报应不爽乎？而商君七尺之律，从无偏私，执法如此公，又何患天下不安。

孟尝君	171
-----------	-----

鸡鸣狗盗之徒尽收门下，冯谖市义千古佳话，正也邪耶？身处乱世，门第显赫，而能全身全命，善始善终，其故何在，其秘何在？



姬 平

他是招贤纳士的典范，师事郭隗，使贤士争归于燕国，又得乐毅为上将军，伐齐大胜而归，报了当年齐破燕之国仇。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
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这是我国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行路难·之二》中的名句。深情的咏唱，含蕴着旷世诗仙对一代英主的无限的怀恋与赞赏。

燕昭王生在战国，与李白相去千年，犹为诗人如此推崇，可见其影响之深、之大，不愧为历代帝王中的著名政治家。

2

燕，作为地名读第一声(yān)，周以前称“匭”或“郾”。由于地处华北大平原北部，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又得灌溉之利，遂成为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北京猿人的出土，便是明证。当地球上大多数地域尚属洪荒的时候，当诸多族类尚处于茹毛饮血的阶段，华夏的先人们已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演绎出与不断演绎着人类史上灿烂的文明！

到了公元前11世纪左右，商势衰微，殷纣无道，周室兴旺，武王伐纣，分封诸侯。召公姬奭被封为燕公，都蓟（胡蓟丘城址在今北京市海淀区内）。

由于分封时，在今河南境内已有一“燕”，故称北燕，经历几百年的经营、发展，日益强盛，南燕则由衰而亡，故独以“燕”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北地地名，多与“燕”、“蓟”相关，直到近代，北京大学的前身，叫燕京大学，不泯其历史文明的闪光。

如果真有科幻所谓“时代之门”，能接引我们回到两三千二百年前的燕地，那么，我们必将看到一幕幕酷烈、悲壮



而又感人至深的历史话剧。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

在燕地，正该是黍映碧波，稷翻金浪，鸟歌人欢，草肥马壮，沃野盈视，丰收在望的大好时光，可如今，这往年年年必见的美好景象消散了，代之而现的是：田禾倒伏，土地残破，阡陌沉寂，村郭萧条！

愁云笼罩着北燕大地。

突然，东南方向尘头大起，紧接着又传来了裂人心肺的马蹄声、战鼓声、鼙鼓号角声。蔽空的惊尘里，鸣雷的响声中，渐次闪现出疾驰而来的三路人马，一划地战车当前，步卒列后，马军护翼，披坚执锐，杀气腾腾！

中路领先的一辆饰金裹铁的大战车上，居中屹立着一员大将，顶盔贯甲，手执长矛，身高膀阔，深目浓眉，隆鼻阔口，紫面虬须。一望而知，必是一员能征惯战的嘎嘣宿将。

空气，在杀声中颤抖，

大地，在践踏下呻吟。

奇怪！

令人奇怪的是，强敌汹汹而入，却一不见边境举烽报警，二不见将士挥戈御敌，任由强敌长驱直入，沿途就便屠戮不及回避的国人。

更令人奇怪的是国之心脏国都蓟丘的城门，竟然四敞大开，且无一兵一将守御！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燕人患了失心疯，有意开门揖盗，任由其践踏、掳掠与宰割么？

这是一场大悲剧！

悲剧的导致者就是燕王哙。

水有源头，且从头说起。

自召公始封，传三十余世，历七百多年，而至燕文公。

文公明于治国，礼遇苏秦，与六国纵约，却又与秦国联姻，娶秦惠文王女为太子妃，得以外无侵侮之虞，国乃大治。岂知，他的子孙却甚不争气！

文公死后，太子继位。“位”尚未“即”，就被秦国抢去了十城！只好借丈人之威、凭苏秦之舌，勉强收回了失地。却甚不知高低，竟于其在位第十年时（公元前 323 年），哄随其丈人之后称了“王”！因其死后谥为“易”，故史称其为“燕易王”。却又好梦难长，只称王两年多，便“薨”了！

继易王而立的的就是易王的儿子姬哙，史称燕王哙。

这个姬哙，真是“鸡块”。不仅外形如此，为人也是如此。五十多岁的人了，身高还不及十三四岁的男孩，却嗜吃如命，粗得像口大瓮。两只小圆眼睛，浑浊迟滞，眼白上总是时多时少地布着血丝，鸡皮老脸上总是带着任人愚弄与宰割的神情。构不成“暴君”，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愚主”。“愚”也罢了，却又自作多情，偏要显得圣明，坏就坏在了这里。

继位之初，“合纵”之风，尚未衰败，他就不计利害地附庸风雅，于在位的第三年（公元前 318 年），派兵追随齐、韩、赵、魏联合匈奴去攻打秦国。

秦国事先得到了消息，预做准备，派著名将领樗里疾出境迎战。（樗里疾，秦惠王异母弟，初封十四等爵“右



更”，此时已为十七等爵“驷车庶长”。）与五国联军战于修鱼（韩国地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由于五国失于统一指挥，又各怀心腹事，被善于用兵的樗里疾一一击败（虏韩将鳁、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斩首八万三千）。

经此一挫，损兵折将，耗费军饷，本就国小兵少的燕国，就更弱了，国人怨望；对外呢，更糟！虽说秦女比姬哱还小，不是姬哱的生母，可有她在，秦王多少会顾点亲情。一战之后，秦女“亡走”，情断仇生，也使其他各国，特别是齐国，连这点儿顾忌也不存在了。内外交迫，姬哱能不感到恐慌吗？

还有一个人比姬哱更感到恐慌，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燕国任上卿之子之。

子之这个人，正属于所谓“捣鬼有术也有效”，能力有限，野心无足的一类家伙。

当初，就是他极力主张参与伐秦的。他不过是希冀借此以抬高声望与身价，岂知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招来不少非议，倘若燕王哱稍明白一点，对他来个“追究责任”，岂不是轻则削职，重则问罪？

于是，他在情急之下，又想出一个鬼主意：极力撺掇燕王姬哱派王族近人到齐国去做人质。理由是：齐是大国、强国，也是对燕威胁最大的邻国，只有派出人质，才能取信于齐，这一来，即使不得强援，也可缓和强敌。

姬哱本来就是个人给圈就跳的愚货，又在情急之下，子之一说，他当即就派人送他的一个儿子——公子姬



职到齐国去做人质。姬哱肯派儿子到齐国去做人质，原来还有一个仰仗，就是苏秦正在齐国当政，会有所照应的。

岂知公子姬职刚到齐国，苏秦就死了，而且暴露了身分。

苏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风云人物，“合纵”始倡者与身体力行者，在山东六国中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本是周东都洛邑人，后迁燕国，在兄弟五人中居三，故称“季子”。两个哥哥苏辟、苏鹄早死，便把两个幼弟苏代、苏厉带在了身边。

6

苏秦最受燕文公赏识，故长居燕国，文公死后，他却与王后有了奸情。

时间一长，难免暴露。虽说燕易王不但不怪，反而对他更好，他也觉得脸上挂不住，又为了答谢燕国盛情，主动提出到齐国去“乱齐助燕”。

到齐后，正好赶上齐宣王死了，太子田地继承了王位，他就鼓吹田地“厚葬先王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田地很信服，结果大张丧事，大兴土木，大占民田，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苏秦的目的自是“乱齐助燕”，田地却视为高见，益发重用苏秦。

此后，苏秦一直本着这个“乱齐助燕”的准则在齐为官，实际上就是现代所说的“间谍”。

齐国的大多数大夫与苏秦争宠，不得，就派人刺杀苏秦，终于将苏秦刺成重伤。齐王田地急于捕捉刺客，却毫无线索可寻。苏秦垂危时，对齐王田地说：



“臣即死，车裂臣于市以徇，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杀臣之贼必得矣。”

苏秦死后，齐王田地果然以“为燕作乱于齐”的罪名车裂了苏秦，刺客也果然因此而自行暴露，被齐王田地所杀。苏秦虽以此法报了仇，却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燕公子姬职到达时，齐王田地正十分气恼地要杀苏秦的两个弟弟苏代、苏厉，还幸亏了公子姬职一再求情，并以甘心做齐王的臣子为条件，才救了二苏的性命。齐王田地索性叫二苏为燕公子姬职的陪侍，并同时命苏代以此身份还报燕王。

这却正中了子之的下怀。

子之鼓动“质子于齐”的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希冀能借此与苏氏兄弟联络，以便得到其援手的。

原来，苏秦在燕时，一向善于钻营的子之就已千方百计地巴结逢迎，与苏秦结成了儿女亲家。此后，不但拼命结纳苏秦，同时也极力笼络苏氏族入，与苏代交往很密。他能官至上卿，也全靠了苏秦的举荐。

派出质子后，子之就极力寻求机会，一听说苏代要“还报”，自是求之不得。当即借口“巡望”，早早出迎，直迎至边境桑丘附近。一见到苏代，真个是“大旱如见甘霖”，表现得极为热烈与亲切。

别看子之满肚子坏水，长得却是仪表堂堂：身材高大、结实，胖瘦适中，四体康健，五官清秀，脸上总是挂着毫无城府的笑。极善掩饰与做作，故往往给人一种“亲切”、“可信赖”的印象。再加上热情周到，亲情所系，苏代自然对他



甚有好感。

子之在感情投入到一定火候后，及时地亮出了他的底牌：请苏代凭他们苏氏声望与自身辩才为他向燕王讨取更高的职位与更大的信任。他的样子分外挚诚，并透着可怜，苏代怎能不一口答应？

燕王姬哙虽愚，却也深知苏氏兄弟旷世奇才，又对燕有功有利，因而，一听说齐派苏代前来“还报”，也自是大喜过望，如侍高贤、贵友般亲迎苏代入宫，设宴款待。

席间，谈到苏秦之死，难免歔歔感慨一番，说及公子姬职近况，也免不了一番称道与致谢。宾主谈得甚为融洽。

谈及齐王，燕王姬哙趁此提问苏代，道：

“先生，您认为这今世的齐王为人又如何呢？”

苏代回答说：

“今世的齐王么，倒不失为一个‘长主’，不但有谋略，善决断，还颇晓兵家之法。”

姬哙听了，咂咂舌，又道：

“照先生这么一说，这齐王不是一定可以称霸了么？”

苏代缓缓地摇了摇头，说：

“不能，不能。”

姬哙诧异地睁大了一双小而圆的眼睛，问：

“那，那又是为啥呢？”

苏代盯着姬哙那双充有血丝、已然睁大的小眼睛，一字一板地说：

“不信其臣！”

姬哙听了一时不省，半晌方点了点头，似有所悟地“唔



唔”了两声。

苏代乘势进言，说：

“霸主之德能，不在于其本身之高，而在于善于用人。用人而不疑，放心，放手，方可奏效。齐王虽能，却用人不信，只此一点，便远远不如大王您了。”

“嗯?!”

姬哱初闻此言，感到十分意外，又睁大了一双小眼，诧异地问：

“先生，先生您是说，是说寡人，寡人还能强过齐王?!”

苏代友善地笑了笑，肯定地点了点头，说：

“当然，当然！大王您敦厚宽和，待人以诚，实为霸者之资也！”

接着又大大地揄扬了一回，只听得姬哱直咽口水。

愚人之所以愚，重在于自己不知其愚。当遭人历数、痛斥其愚时，当即会觉得自身果真愚不可及，乃至愧为世人；转瞬，一旦被人夸赞、揄扬，且能似有其事，若有其实，当即又会觉得：原本如此！世上精明者又怎样？往往自鸣得意，一“得意”，自然也就“忘形”了。

姬哱之愚，尤为典型，怎能例外？得意忘形之余，为显其强于齐王，有霸主心胸，当即宣布，以子之为相国，日后，一应国政，任由子之便宜处理。——这是他慕“霸”名而交实权。

子之自是深受实惠，大喜过望，故而，一被任为相国，首先做了他认为重要的几件“大事”：

一、深谢苏代。除宴请苏代外，还送给苏代黄金百镒



(“鎰”为当时计量单位,后世有两说,较统一的认为:一鎰为旧制二十四两)。并挽留苏代居燕,以便随时有助于他。

二、培植党羽,安插亲信。在广泛培植的基础上,他又重点结纳了两个人:一个叫潘寿,一个叫聚齿。因为潘寿籍贯钜鹿,所以时人又称他为“鹿毛寿”。

这两个都是出了名的工于心计、善于词令而又心怀叵测的宵小。经过子之以礼结纳、重金收买又许以重愿,遂很快地结成了死党。转而,子之又以“荐贤”为名,推荐给了燕王姬哙,名为伴侍之臣,实则是为了刺探、监视姬哙动态,并相机进言,以固子之之宠的。

三、大张权威,大肆搜刮。就相位的几天内,就抓了十余人,杀了四人,赋役增加了近一倍。而且愈来愈胃口愈大,愈来愈欲望愈高!人说,私是罪恶渊薮;又说,私是无底深坑。这在子之身上体现得最为具体。原来他把相位看得极为尊荣,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旦到手,如在梦中。

可如今,相国做了不到两年,他又觉得不满足了。虽说可以独擅、独专,可到底是屈于国王之下的相!他不要屈于人下,他要做王(做了王,自然要发展为并天下;并天下后,还要生万岁、传万世——以秦始皇之明,犹不能免)。

要做王,就要动心机、费力气,于是他便发动他的一切党羽,为他大造舆论。也分两条线进行。

一是蒙骗国人。大肆宣讲,他是“子”姓正宗,是成汤的嫡系苗裔,运当为人主。

二是蛊惑姬哙。这就要看潘寿与聚齿两个说客的了。



这两个人早已凭其自身的察辨之能与如簧之舌，取得燕王姬哱的充分信任与好感，日逐长谈不疲。谈资无非是赞美姬哱“英明”，夸耀子之“能干”。姬哱自是越听越受用，乃至觉得他可能凌驾于历代一切贤主之上，飘飘欲仙了。

一日，趁燕王姬哱最“受用”，正“飘飘”之际，潘寿忽然极郑重、极虔诚地起身拜倒在姬哱脚下，恭谨地说：

“恭贺大王即将与尧同行行了！”

姬哱被这突然的举动弄愣了，半晌，方道：

“你，你，这话是从何说起？”

潘寿仍然跪着，直起上身，将臀部放在两脚跟上（古称这一动作为“踞”，常见于当时），回答说：

“大王你对相国子之深信不疑，这说明心性已同尧王，国人皆知；只差行为了。由心性到行为，一步之差，便可与尧同行，就看大王您肯不肯为了。”

姬哱听了，急忙问：

“这一步要怎样走呢？你快些教我！”

潘寿见姬哱很快就上了道，压抑着内心的喜悦与对姬哱的鄙恶，脸上仍旧装得十分虔诚与庄重地说：

“尧王之所以名传千古，为大贤王之楷模，主要之点在于他肯让贤。”

姬哱有些错愕地问：

“让贤？怎，怎么，您是叫我让位给子之？”

潘寿一见姬哱舍不得王位，马上又板起脸问：

“那么，大王您就不想与尧同行？这可是千古大计呀！”



姬唵仍然迟疑地道：

“这……”

潘寿见姬唵已有所动，便以退为进，道：

“能否与尧同行，他人自是勉强不得。大王如不愿与尧同行，微臣也只好算做没说了。”

说着，站起身来，做出欲去之状（当时尚不似后代有那么多的“君臣之防”，何况潘寿的身份已很特殊，故较为随便）。

这一来，姬唵却慌了神，连忙以手势阻止潘寿，道：

“慢来，慢来！且从长计议！”

潘寿又复“跽”于前，装出一派挚诚的样子，道：

“其实，微臣也只是处处为大王您着想，这能否与尧同行，可是关系重大。事实要做到这点，却并不一定真个失了天下。”

姬唵忙问：

“那你快些教我，既可与尧同行，又可不失天下，要怎样做才行？”

潘寿道：

“其实，尧之所以成为大贤王，还是许由成全了他。当年，尧非要让位给许由，许由百般不肯接受，以至‘洗耳不闻亡国音’而远遁深山。是名义上让天下，实际上不失天下，却成就了尧的贤名。如今大王您何不也照此去办？坚持让位给相国子之，子之也必不敢接受。如此一来，大王便获得让天下之名，又可不失天下之实，一举两得，大王您就可与尧同行行了。”



这明明是愚弄！

可对愚人往往也只有愚弄才能奏效。

这不，姬哱听了这番愚弄的话，竟觉得妙不可言，以至喜形于色，连连点头称是了。

潘寿又正告姬哱：让位一定要让得真诚、郑重，越是如此，越能获得时人称颂，后世流芳，不逊于尧，方可“与尧同行”！

于是，姬哱就像个木偶一样，任凭潘寿牵着去“大会群臣”了——这是他任子之为相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他此生的最后一次了。

13

按照潘寿的标准，姬哱在群臣面前恳切地申明他已年迈，无力治国，应该效法先王，将天下让给子之，并切望子之“以国为重，不得推故”。做得真是“庄而重之”。

姬哱满以为群臣会劝谏，子之会固辞，那才够味儿！

谁知，他让位的话一落音儿，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子之的党羽们，已是一哄而起，簇拥子之坐上王座，而将他拉到了臣子的一边，弄得他半晌茫然不知其所以！待他醒过神儿来，已是朝会将散，即成事实，江山易主了！

他第一次切实地感到失落了。惟一可以令他慰藉的，惟有潘寿、聚齿的赞美声：

与尧同行！与尧同行！

久而久之，他也就“习惯”了，也就觉得他做对了，似乎原本就应该是子之“南面而坐”，他则“北面而朝”的，一切似乎已然过去了。

然而且慢，事情还没有完，子之的另一个“伴侍”心腹